

草木书

陈守湖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草木书

陈守湖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木书/陈守湖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11

ISBN7-5438-4584-9

I. 草… II. 陈…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4750 号

责任编辑:曹伟明

装帧设计:钟 帅

草木书

陈守湖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地调彩印厂印刷

200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5

字数:220千字

ISBN7-5438-4584-9

Z·172 定价:22.00元

自序

2006年6月30日,写完红灯笼这种茄科植物,系列散文“老家植物志”写完了,这组散文一共写到了生长在湘黔边境山区的100种植物。

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我想大约与我近年的阅读兴趣有关。写完这组系列散文后不久的一天,整理书架,我发现这些年我的阅读主要集中在洋溢着自然情趣的文字上。《瓦尔登湖》,《昆虫记》,《塞尔彭自然史》,《远方与往昔》,《渔猎笔记》,《梅特林克随笔书系》,《燕子归时》,《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这些著作经常被放在我枕边的台灯下,梭罗,法布尔,吉尔伯特·怀特,威·亨·赫德逊,阿克萨科夫,莫里斯·梅特林克,理查德·杰弗里斯,西顿,他们对于自然世界细致入微、饱含深情的观察与叙述,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沉迷其中。还有就是近年我突然对于植物与中草药的书籍有了极浓厚的兴趣,我买了不少的植物或药物彩色图

集,这让我对于以前只知其形不知其名的老家植物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并乐于到野外去再次认识它们,并拍下它们的图片,放到网上相册和博客里,这使我总保持着一种亲近自然的冲动。

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我老家的地理位置,这本书里反复地提到一个地名——地妹,这是我老家那个小村子的名字。它位于湘黔边境,隶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是一个侗族群众聚居的村子,毗邻湖南省的新晃侗族自治县。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地妹那个小村子有着黔东南地区的风俗,亦有着湘西一带的风情。那里自然生态现在依然很好,植被覆盖率很高。

植物与老家人的生活有着相当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一切生活来源皆来自于植物的供给,粮食,住宅,经济收入,莫不与植物相关,这使得我对于植物有了不少源自于生活的感性认知。再就是植物给予了我们健康,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里,中草药是主要的药物,乡亲们认得不少草药,孩子稍明事理也认得简单的药用植物。而对于我来说,对于药用植物更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童年至少少年时代体弱多病,我经常休学在家养病,使用了大量的中草药。我经常孤独地面对老家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植物,一呆就是一个下午或一个早晨,那些植物是我病中的密友,我甚至无数次默数宅边那些车前草的叶子,以此打发病中的孤独时光。

我对于故乡的怀念总是与故乡的植物相关,许多植物与我发生过令我永生难忘的故事。对于故乡的感情,除了血浓

于水的亲情,我亦深深地眷恋那记忆中的一草一木。大约在2004年清明节前后,我写了一组关于老家植物的散文,从此打开了我的乡愁。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其实一直想以自己的文字完成一次乡愁的彻底释放,老家的植物一下子成了我手中的钥匙,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这组文字,没有刻意的谋篇布局,写得轻松而随意。由于我是在报社做夜班编辑,绝大多数的文字是在下班后无法入睡的凌晨完成的。小区里安静极了,那些植物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就像在对它们低声倾诉,我与老家的植物们来了一次长达两年的神交。

写完了100种植物,我的内心仿佛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涤,有在山野洗肺一样的清爽感觉,或许是这长达两年的写作过程,让我不断地呼吸到来自植物世界的气息吧。对人,对事,对人生对社会,我有了更多的宽容,它使我对于人与自然的相处有了别样的认知。对于这些相伴我身体与心灵成长的植物的叙写,使我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最重要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平等与尊重,而不是因果报应式的对于自然的伪善。常言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与老家的植物长达两年的神交过程中,我对这句话产生了怀疑。我们怎知那些被造物主禁锢在土壤里的植物,不是充满着智慧和情感的?我相信,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植物世界里,肯定有着我们永远也触摸不到的神秘内在。我要感谢我这些植物朋友,它们使我心境愈加平和,它们使我更加富于爱心。

最后想说明一下,这本书里写到了一些药用植物的用途,但只是我记忆中的用法,时间太长,记得不一定准确了,

希望读者不要作为药方子,真要用还是去访有经验的中医才是。我写到这些植物的药用,其目的在于强调植物与我们的身体那种神秘的联系罢了。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日于贵阳中天花园

目 录

自序	(1)
稗子	(5)
苍耳子	(9)
小米	(9)
杉.....	(13)
龙枣.....	(18)
飞来树.....	(22)
益母草.....	(25)
恶实.....	(29)
半夏.....	(33)
梅弄.....	(37)
酸杆杆.....	(39)
梦花.....	(42)
八月瓜.....	(46)
雷公槁.....	(48)

粑菜.....	(51)
豆腐树.....	(54)
女儿花.....	(57)
火麻草.....	(61)
破碗花.....	(63)
牛打架.....	(66)
害羞树.....	(70)
狗尾菜.....	(73)
马桑.....	(76)
红米菜.....	(79)
猴子草.....	(82)
蛇泡.....	(86)
大米泡.....	(89)
一朵云.....	(92)
构皮树.....	(95)
救兵娘.....	(98)
马鞭草	(102)
水芹菜	(105)
木姜子	(108)
李	(111)
实竹	(114)
五倍子	(118)
甜酒菜	(122)
狗尾草	(125)

苦竹	(129)
三角风	(132)
金银花	(135)
枞菌	(138)
招魂竹	(142)
苦茶树	(146)
糖杆	(150)
还魂草	(154)
野豌豆	(158)
乌泡	(161)
蕨	(165)
香叶	(168)
桑	(172)
灯心草	(175)
折耳根	(178)
何首乌	(181)
黄荆	(185)
猫耳菜	(188)
粽叶竹	(191)
号筒杆	(194)
野梨	(197)
桃	(201)
苎麻	(204)
心头花	(208)

金鸡尾	(212)
枫木	(216)
蒿	(220)
楠木	(224)
白果	(228)
葛藤	(232)
鸡药	(235)
苎草	(239)
韭	(242)
椿树	(245)
女贞	(248)
素珠子	(252)
扯丝皮	(256)
蒲公英	(259)
羊奶子	(263)
棕榈	(267)
浮漂	(271)
吴萸	(275)
地枇杷	(279)
北瓜	(283)
茶油树	(287)
金樱子	(291)
野山楂	(295)
车前草	(298)

芭蕉	(301)
小血藤	(305)
刺槐	(308)
漆树	(311)
荠菜	(315)
空桐木	(319)
黄牛刺	(322)
闹鱼树	(326)
羊桃	(330)
水蓼	(334)
吉祥草	(338)
芭茅	(342)
百合	(345)
红灯笼	(349)

稗子

在田野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忽略稗这样一种植物。在南方中国，有稻即有稗，两种植物相辅相承，只不过，在稻作文化悠远的中国，它们似乎从来都是对立的植物。我的老家地妹，对稗子的识别甚至是农家孩子人生成长的必修课，如果连稗子与水稻都分不清，会认为是愚笨至极的。

在苗岭余脉，地妹这样一个小地方，山区的水稻长势不算好，但平溪河的一条小支流简单的冲积，构成的地妹那个小小的山间盆地，养育了自明朝万历年间就从江西丰城迁来的陈姓人家。同为禾本科的植物，在地妹并不少，野燕麦，糝子，牛鞭草，知风草，但却没有哪一种像稗子这般受到地妹人家重视。每年的薅秧季节，坐在田埂上的幼童就会被母亲告知，从青郁的稻田里拔出来的是稗子，这大约是母亲们给予孩子的有意识的植物教育，它如同我们食谱里的白菜与青

菜、大蒜与香葱的区分，也是必须强调的，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更是一种技能培养。夏天是薅秧的时节，如果到地妹去，你会看得到，在田间常有哭泣的孩子，他们埋身在那一畦畦碧绿的田间，轻声地抽泣着。这些孩子多半是将水稻与稗子混同了，将长势良好的水稻拔了出来，受到了父母的责骂。

稗子真的是一种有着相当智慧的植物。男人们对于稗子的识别，往往是农历六月之后了，一向含忍的稗子这会比水稻长得快了，一不小心冒了头，站在田埂上一眼望去，那些鹤立鸡群的，就是稗草，接下来的命运就是被一棵棵地拔出来，丢在了田埂之上，慢慢地枯死。看来，稗草的智慧其实在于隐与露之间。稗子抢肥份的能力尤其强，在与水稻的抢肥大战中总是占先，不过凡事一过头就有危险，吸收肥份太猛，身材也就高出去，活生生地被清理掉。能与稻子一起成熟的只有那些忍辱负重的稗子，我们总是在收割时才看见它藏在那些稻穗之间，这个时候当然也是将它择出扔掉。不过，它作为稗家族的一员，已顺利完成对种族的延续任务。女人的智慧在稻稗的区分上比男人们高出许多，每年的四月间，走在地妹的那些田间，经常看到被扔在田边的稗草，那是那些眼尖手快的女人们找到的。所以，插秧的是男人，而从秧田里分秧却都是女人在做，那些眼快手巧的女人，往往凭瞬间的手感就能分出是稻还是稗，迅速地将稗草从稻秧中分离出来。

我少小即离家到外地读书，对于稗子的认知，至今仍在14岁上下的记忆里。在乡间生活时，我插秧的活练得很不错。有一年的农忙，曾经与大人们插完了数亩水田。最得意

的是14岁那年,我承担一亩大田的“破行”仪式,这是相当庄重的任务,这可是插秧的好把式来完成的,因为第一个插的人确定的行距和株距,还有成行的秧苗是否笔直,决定了这丘田整个秧苗的走向,当我插完最后一株,站在田埂上望过去,一汪水田里,新插的秧行又正又直,寨子里老人们点头称赞。不过开首几行就有好几根稗秧,让这次“破行”仪式留下遗憾,要不该多完美啊。后来,有经验的人告诉我,稗秧苗近根部的一节是扁平的,颜色也比水稻要白一些。不过,要在瞬间识别稗子,对于我依然还是一件难事。那些行家一摸就知道是水稻还是稗子,据说稗草的根比水稻手感要粗些,而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作为禾本科的一员,稗的食用价值只是因为水稻而被忽略而已。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说“熟捣取来炊食之,不减粱米”,稗子还可酿酒,“酒甚美酹,尤逾黍秫”。可惜,农耕文明延续到今天,稗从来就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恶草。现在忆起老家的那些稗子,它们真是不易,在与水稻的生存空间抢夺中,它们从来就没有屈服,哪怕添上了人类的力量,依然无法阻止稗家族的兴旺。它的种子经过了牲畜的消化后回到土地上,依然能够发芽生根,一年一年地疯狂生长。在农耕文明里,水稻历来是正宗,而稗草向来被视为异端,两种植物续写着宏大的稻作文化。而在水稻的朋友人类这里,也是如此的,正宗与异端的斗争也从未停歇,伴随了人类文明的发端与嬗变。历史就有正史野史之分,在中国,野史也称为稗史,稗史往往更为真实地还原历史,取稗史这样的名,我想大约是看中它旺盛的生命力吧,历史有时候会因太过正宗

而模糊了面目,但好在时间会告诉真相。对于老家的那些稗子,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恶感,因了这样一种植物的存在,培养了我们不少的智慧。只是我们通常是站在水稻一方,参与到两种物种的争斗,它可能不公平,但符合物竞天择的生存哲学,因为水稻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但稗子的存在,使我们从来都不能忽视它,它的生命才真正是生机勃勃的,水田里有水稗,旱地里有旱稗,长得都是不卑不亢。这个夜晚我写到了稗子,我眼前晃动着它夏日里孤独而忍辱负重的身影。稗真的是值得人类尊敬的植物,相对于这样一种充满生存智慧而又坚韧不拔的植物,人类真的是太脆弱了。

苍耳子

苍耳子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植物。在老家水草丰美的龙秀湾,这种植物到处都是,有些土地因为长满了苍耳子,主人实在没有心思打理,就任其荒芜了,没想到成了苍耳子的乐园,一季一季地疯狂生长,倒成了苍耳子家族的领地了。人是不大会打扰它们的,牲畜们也不会进去,人不进去是因为苍耳子那可恶的球形果实,上面满是具有粘性的软苞刺,粘到衣物上半天也弄不下来。而牛羊似乎天然地对这种长得繁茂的植物没有食欲,据说,这种植物还有毒性,所以老家的孩子从不敢把牛羊放到苍耳子集中的地方。

苍耳子对于老家一代又一代的顽童来说,它的果实是捉弄人的好工具。那些顽皮的孩子书包里放着这种东西,经常是悄悄地放到女生的头上,在课间操时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虽饱受老师罚责,但好了伤疤忘了痛,过几天心里头又